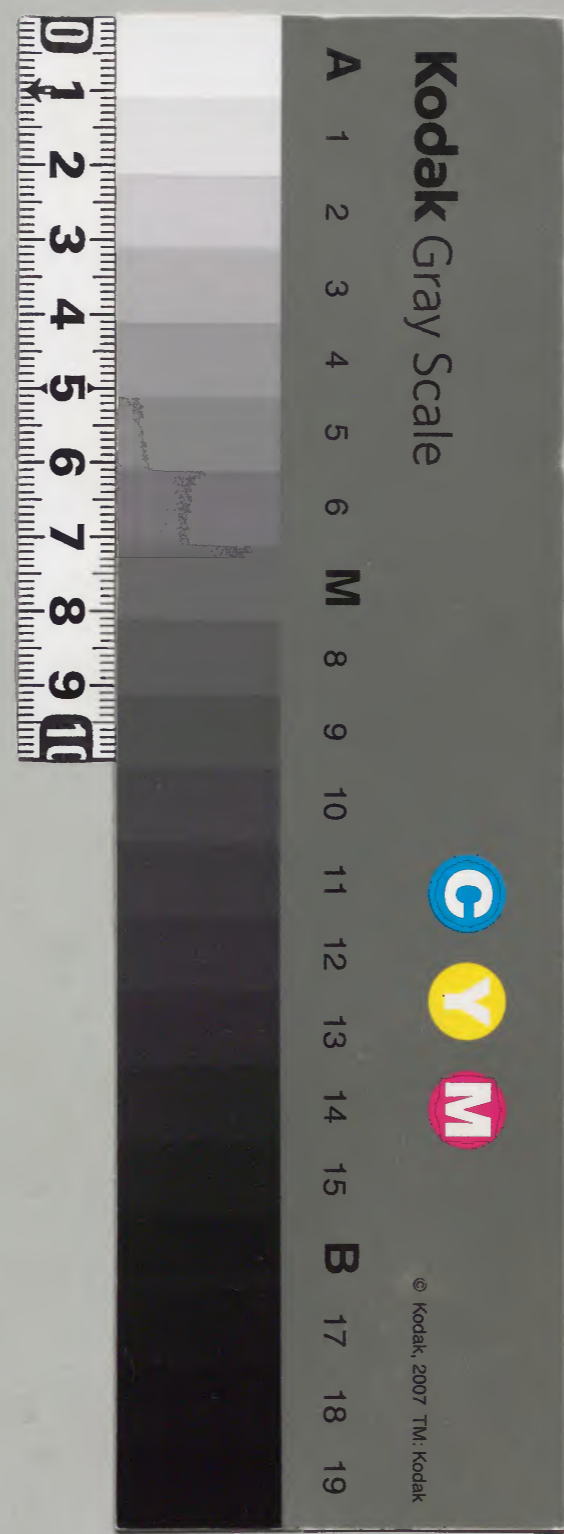


景溪筆談 法

漢書門
二七九八類
三函號
三架冊

內閣文庫
漢書
二七九八類
三函號
三架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798
冊數 3 (2)
函號 307 209



筆談卷第十一



官政一

沈括

存中

淺草文庫



世稱陳恕為三司使改茶法歲計幾增十倍予為三
司使時考其籍蓋自景德中北戎入寇之後河北糴
法蕩盡此後茶利十喪其九恕在任值北虜講
解商人頓復歲課遂增雖云十倍之多考之尚未盈
旧額至今稱道蓋不虞之譽也

世傳筭茶有三說法最使三說者皆謂見錢為一說
犀牙香葉為一說茶為一說保不然也此乃三分法
其謂緣邊入納糧草其價折為三分一分友見錢一

分折犀豕雜貨一分折茶爾後又有并折鹽為四分
法更改不一皆非三說也予在三司求得三說曰案
三說者乃是三事博糴為一說便糴為一說直便為
一說其謂之博糴者極邊糧草歲入及欲足常額每
歲自三司批教下庫務先封樁見錢緊便錢緊茶鈔
緊便錢謂本路商旅所便處然後召人入中便糴者
緊茶錢謂上三山場權務然後召人入中便糴者
次邊糧草商人先入中糧草乃詣京師請慢便錢慢
茶鈔及雜貨慢便錢謂道路貨易非便處直便者商
人取便於緣邊入納見錢於京師請領三說先轉糴
數足然後聽便糴及直便以此商人競趨爭先赴極
邊博糴故過邊粟常先足不為諸郡分裂糧草之價不

權

能翔涌諸路稅課亦皆盈行此良法也予在三司方
欲講求會左遷不果建議

迺列故豐林縣城赫連勃勃所築至今謂之赫連城
緊密如石斲之皆火出其城不甚厚但馬面極長且
密予親使人步之馬面皆長四丈相去六七丈以其
馬面密則城不須太厚人力亦難象也予曾親見攻
城若馬面長則可反射城下攻者象密則矢石相及
敵人至城下則四面矢石臨之須使敵人不能到城
下乃為良法今過城雖厚而馬面極短且踈若敵人
可到城下則城雖厚終為危道其間更多剋其角謂
之圍敵此尤無益全藉倚樓角以發矢石以覆護城

脚但使敵人備處多則自不可存立赫連之城深可為法也

劉晏掌南計數百里外物價高下昂日知之人有得
晏一事字在三司時嘗行之于東南每歲發運司和
糴米于郡縣未知價之高下須先具價申稟然後視
其貴賤貴則寡取賤則取盈令得那縣之價方能契
數行下比至則粟價已增所以常得貴售晏法則令
多粟通途郡縣以數十歲糴價與所糴粟數高下各
為五等具籍于主者今屬發粟價總定更不申稟即
時稟收但第一價則糴第五數第五價即糴第一數
第二價則糴第四數第四價即糴第二數乃昂馳逾

報發運司如此粟賤之地自糴盡極數其餘高級各
得其宜已無枉售發運司仍會諸郡所糴之數計之
若過於多則損貴與遠者尚少則增賤與近者自此
粟價未嘗失時各當本處豐儉即日知價信皆有術
曰校書官多不恤職事但取曰書以墨漫一字復注
曰字於其側以為日課自置編校局只得以朱圍之
仍於卷末書校官姓名

五代方鎮割據多於曰賦之外重取於民因初悉皆
蠲正稅額一定其間有或重輕未均處隨事均之福
歛列稅額大重福列則令以錢二貫五日折納絹一
疋歛列輸官之絹止重數兩大厚府輸賦全除乃以

減價糴粟補之。後人往往疑福歛折絹太貴，太原折米太賤，蓋不見當時均賦之意也。

夏秩訖納之物，如塩麴錢之類，名件煩碎。慶曆中有司建議，併合歸一，名以省帳鈔。程文簡為三司使，獨以謂仍舊為便。若沒其舊名，異日不知，或再敷塩麴，則致重複，此亦善慮事也。

近歲邢、壽兩郡各斷一獄，用法皆誤。為刑曹所駁，壽州有人殺妻之父母，昆弟數口。州司以不道緣坐，妻子刑曹駁曰：「毆妻之父母，即是義絕。況其謀殺不當，復坐其妻。」邢州有盜殺一家，其夫婦即時死，惟一子明日乃死。其家財產戶絕，法給出嫁親女。刑曹駁曰：

其家父母死時，其子尚生，財產乃子物。出嫁親女，乃出嫁姊妹，不合有分。此二事略同一失，於生者一失於死者。

深州舊治，請安其地，鹵鹵不可藝植，井泉悉是惡酒。景德中，議遷州時，傳潛家在李晏，乃奏請遷州于李晏。今深州是也。土之不毛，無以異於舊州。塩鹵殆與土半，城郭朝補暮壞。至於新甯，亦資於他邑。惟胡盧水粗給居民，然原自外來，亦非邊城之利。旧州之北有安平、饒陽兩邑，田野饒沃，人物繁庶，正當徐村之口，與新州、永寧犬牙相望，不移州于此，而恤其私利，亟城李晏者，潛之罪也。

律云。免官者三載之後。降先品二等。叙免所居官及
官當者。暮年之後。降先品一等。叙降先品者。謂免官
二官皆免。則從未降之品。降二等。叙之。免所居官及
官當止一官。故降未降之品一等。叙之。今叙官乃從
見存之官更降一等者。誤曉律意也。
律累降雖多。各不得過四等。此止法者。不徒為之。蓋
有所礙。不得不止。據律更犯有歷任官者。仍累降之。
所降雖多。各不得過四等。注各謂二官各降。不存道
計之限。二官謂職事官散官。衛官為一官。勳官為一
官。二官各四等。不得通計。乃是共降八等而止。予考
其義。蓋除名叙法。正四品於正七品下。叙從四品於

正八品上。叙即是降先品九等。免官官當若降五等。
則及重於除名。此不得不止也。此律令雖不用。然用
法者。須知立法之意。則於新格無所抵牾。予檢正刑
房公事日。曾遍詢老法官。無一人曉此意者。

邊城守具中有戰棚。以長木枕於女牆之上。大體類
敵樓。可以離合。設之頃刻。可就以備蒼卒。城樓摧壞
或無樓處受攻。則急張戰棚以臨之。梁侯景攻臺城。
為高樓以臨城上。亦為樓以拒。使壯士交槊。闌于樓
上。亦近此類。預備敵人。非倉卒可致。近歲邊臣有議
以謂既有敵樓。則戰棚悉可廢省。恐議之未熟也。
鞠直卿守潤。列民有聞毆者。本罪之外。別令先毆者。

出錢以與後應者。小人靳財，兼不憤輸錢于敵人。終紛爭相視，無敢先下手者。

曹列人趙諫嘗為小官，以罪廢。惟以錄人陰事控制閭里，無敢逆其意者。人畏之甚於寇盜。官司亦為其羈紲，俯仰取容而已。兵部員外郎謝濤知曹列，悉得其凶跡，逮繫有司。具前後巨蠹狀奏列，章下御史府。按治其贓，狼籍遂論。桑市曹人皆相賀，因此有告不予已事法者于勅律。

驛傳曰有三等：曰步遞、馬遞、急脚遞。急脚遞最遽，日行四百里。唯軍兵則用之。熙寧中又有金字牌急脚遞，如古之羽檄也。以木牌朱漆，黃金字，光明眩目。過

如飛電望之者，無不避路。日行五百餘里，有軍前機速處分，則自御前發丁三省樞密院，莫得與也。

皇祐二年，吳中大饑，殍殣枕路。是時范文正領浙西發粟及募民，餉為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為佛事。希文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只巷出遊，又召諸佛寺主首，諭之曰：「饑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與土木之役。」於是禡寺工作鼎興。又新教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抗列不恤。荒政嬉遊，不節及公私與造，傷耗民力。文正乃自條叙所以晏遊及與造皆欲以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日無慮數萬人。荒政之

施莫此為大。是歲兩浙惟杭列晏然。民不流徙。皆文

正之惠也。歲饑發司農之粟募民。與利近歲遂著為

令。既已恤饑。因之以成就民利。此先王之美澤也。

凡師行。因糧於敵。最為急務。運糧不但多費而勢難

行。遠予嘗計之。人員米六斗。卒自携五日乾糧。人餉

一卒。一去可十八日。米六斗。人食之。十八日。若計復回

只可進九日。二人餉一卒。去可二十六日。米一石二

日。六升。八日。則一夫。兩員已盡。給六日。若計復回止

可進十三日。并回程。日食六升。後五日。三人餉一卒

一去可三十一日。米一石八斗。前六日。半四人食日

人食日六升。又減一夫。給四日。糧十七日。三

後十八日。二人食日四升。并糧。若計復回止。可進

十三日。前六日。半日食八升。中七日。日食六升。三人餉

一卒。極矣。若興師十萬。輜重三之一。止得駐戰之卒

七萬人。已用三十萬人運糧。此外難復加矣。放回運

後卒。緣運行死。亡病疾。人數稍。費運糧之法。人員六斗

此以物。數率之也。其間隊長不負。樵汲。減半。而餘皆

均在。眾夫更有死亡。疾病者。所負之米。又以均之。則

人所負。常不啻六斗矣。故運中不容。冗食。一夫。吃食

二三人。餉之。尚或不足。若以畜。乘運之。則馳員三石。

馬騾一石。五斗。驢一石。比之人運。雖負多。而費寡。然

芻牧不時。畜多瘦死。則一畜。所負。棄之。較之人員。利害

相半。

忠萬河夷人祥符中嘗寇掠邊臣苟務懷柔使人招其酋長祿之以券粟自後有恟而為之者不得已又以券招之其間紛爭者至有自陳若某人總殺掠若干人遂得一券我允殺兵民數倍之多豈得亦以一券見紹互相計校為寇甚者則受多券熙寧中會之前後允給四百餘券子孫相承世世不絕因其為盜悉誅鋤之罷其旧券一切不與自是夷人畏威不復犯塞

慶曆中河決北都商胡久之未塞三司度支副使郭申錫親往董作允塞河決垂合中間一埽謂之合龍門功全在此是時屢塞不合時合龍門埽長六十步者

水工高超者獻議以謂埽身大長人力不能壓埽不至水底故河流不斷而繩纜多絕人當以六十步為三節每節埽長二十步中間以索運屬之先下第一節待其至底穴壓第二第三曰工爭之以為不可云二十步埽不能斷漏徒用三節所費當倍而決不塞趙謂之曰第一埽水信未斷然勢必殺半壓第二埽上用半力水繼未斷不過小漏耳第三節乃平地施工足以盡人力慶置三節既定即上兩節自為濁泥所淤不煩人功申錫主前議不聽趙說是時賈魏公帥北門獨以趙之言為然陰遣教千人於下流收漉流埽既而埽果流而河決愈甚申錫坐譴卒用趙計

商胡方定

鹽之品至多。前史所載。夷狄間自有十餘種。中國所出亦不減數十種。今公私通行者四種。一者末鹽。海鹽也。河北。京東。淮南。兩浙江南。東西。荆湖南。北。福建。廣南。東西。十一路食之。其次潁鹽。解州鹽澤。及晉絳潞澤所出。京畿。南京。京西。陝西。河東。襄。鈕等處食之。又次并鹽。鑿井取之。益梓利。蔓四路食之。又次崖鹽。生於土崖之間。階成。鳳等列食。惟陝西路潁鹽有以定課。歲為錢一百三十萬緡。自餘盈虛不常。大約歲入二千餘萬緡。惟末鹽歲自抄三百萬。供河北。過糴。其他皆給本處經費而已。緣邊糴買。仰給於度支者。

河北則海末鹽。河東陝西則潁鹽。及蜀茶為多。運鹽之法。凡行百里。陸運斤四錢。舡運斤一錢。以此為率。大常博士李慶厚知廬州慎縣。嘗有歐人死者。慶厚往驗傷。以糟截灰湯之類。薄之。都無傷跡。有一老父求見曰。邑之老書史也。知驗傷不見其跡。此易辨也。以新赤油繖。日中覆之。以水沃其屍。其跡必見。慶厚如其言。傷跡宛然。自此江淮之間。官司往往用此法。錢塘江錢氏醵石堤。外又植大木十餘行。謂之澆柱。寶元。康定間。人有獻議。取澆柱。可得良材數十萬。杭帥以為然。既而曰。木出水皆朽。敗不可用。而澆柱一空。石堤為洪濤所激。歲歲摧決。蓋昔人埋柱以折。

其怒勢不與水爭力故江濤不能為患杜偉長為轉運使人有獻說自浙江稅場以東移退數里為月堤以避怒水衆水工皆以為便獨一老水工以為不然密諭其黨曰移堤則歲歲無水患若曹何所衣食衆人樂其利乃從而和之偉長不悟其計費以鉅萬而江堤之害仍歲有之近年乃講月堤之利濤害稍稀然猶不若澆柱之利然所費至多不復可為

陝西顆鹽曰法官自般運置務拘賣兵部負外郎池祥始為鈔法令商人就邊郡入錢四貫八百售一鈔至解池請益二百斤任其私賣得錢以實塞下省數十郡搬運之勞異日輦軍牛馱以益役死者歲以萬

計冒禁抵罪者不可勝數至此悉克行之既久鹽價時有低昂又於京師置都鹽院陝西轉運司自遣官主之京師食鹽斤不足三十五錢則斂而不發以長鹽價過四十則大發庫鹽以歷商利使鹽價有常而鈔法有定數行之數十年至今以為利也

河北鹽法 太祖皇帝嘗降墨勅聽民間買販唯收稅錢不許官權其後有司屢請閉固 仁宗皇帝又有批詔云朕終不使河北百姓常食貴鹽獻議者悉罷遣之河北父老皆掌中掬灰籍火焚香望闕歎呼稱謝熙寧中復有獻謀者予時在三司求訪兩朝墨勅不獲然人人能誦其言議亦竟寢

筆談卷第十二

官政二

沈括 存中

淮南漕渠築埭以畜水不知始於何時。舊傳召伯埭。謝公所為。按李翱來南錄。唐時猶是流水。不應謝公時已作此埭。天聖中。監真州排岸司右侍禁陶鑑始議為復閘節水。以舟舡過埭之勞。是時工部郎中方仲筭文思使張綸為茂運使。副表行之。始為真州閘。歲省冗卒五百人。雜費百二十五萬。運舟。舊法舟載米。過三百石。閘成始為四百石。舡其後所載。浸不

多官舡至七百石私舡受米八百餘囊之三石自俊
北神召伯龍舟茱萸諸壞相次廢革至今為利元
豐中過真列江亭後糞壤中見一卧石乃胡武平為
水滸記畧叙其事而不堪詳具

張杲知丞相知潤列日有婦人夫出外數日不返忽
有人報萊園井中有死人婦人驚往視之號哭曰吾
夫也遂以聞官公令屬官集隣里就井驗是其夫與
非衆皆以井深不可辯請出屍驗之公日衆皆不能
辨婦人獨何以知其為夫收付所司鞫問果其人殺
其夫婦人與聞其謀

慶曆中設弛茶監之禁及減商稅范文正以為不可

茶監商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耳行於商賈未甚
有害也今國用未減歲入不可闕既不敢之於山澤
及商賈須取之於農以其害農孰若取之於商賈今
為計莫若先省國用國用有餘當先寬賦役然後及
商賈弛禁非所當先也其說遂寢

真宗皇帝南嶺日開封府十七縣皆以歲旱放稅即
有飛語聞上欲有所中傷太宗不悅銜史探
上意皆露章言言開封府放^稅過實有百下京東西兩
路諸列選官覆按內毫列當按太康咸平兩縣是時
曾會知毫列王冀公存^在幕下曾愛其識度常以公相
期之至是遣冀公行仍戒之曰此行所繫事体不輕

不宜小有高下。真公至兩邑，按行甚詳，其餘抗言放稅過多，追收所稅物，而真公獨乞全放，人皆危之。明年，真宗即位，首擢真公為右正言，仍謂輔臣曰：「當此之時，朕亦自危懼，欽越差小官，敢獨為百姓伸理，此大臣節也。」自後進用，超越卒至入相。

國朝初平江南，歲鑄錢七萬貫，自後稍增廣。至天聖中，歲鑄一百餘萬貫，慶曆間至三百萬貫。熙寧六年以後，歲鑄銅鐵錢六百餘萬貫。

天下吏人素無常祿，唯以受賕為生，往往致富者。熙寧三年始制天下吏祿，而設重法以絕請託之弊。是歲京師諸司歲支吏祿錢三千八百三十四貫二百

五十四歲，歲增廣。至熙寧八年，歲支三十七萬一千五百三十三貫一百七十八。自後增損不常，皆不過此數。京師旧有祿者及天下吏祿，皆不預此數。

國朝茶利除官本及雜費外，淨入錢禁權時取一年最中數計一百九萬四千九十三貫八百八十九兩六十四錢。六十四貫九千六十九貫茶淨利賣茶嘉祐二年收一貫五百二十七，除元本及雜費外，淨利嘉祐二年收千九百五十七貫六百八十五，客茶交引錢嘉祐三年萬二千一百一十一貫五百二十，四十四萬五千二十四貫六百七十茶稅錢最中嘉祐元年所收通商後未取一年最中數計一百一十七萬五千一百

四貫九百一十九錢內三十六萬九千七十二貫四

百七十一錢茶祖嘉祐四年通商立定茶交引錢六

八十後累輕減放至治八萬四千三百二十一貫三百

年二年最中分收上教八十萬六千三十二貫六百

四十八錢茶稅茶稅中治平三年除川

本朝茶法乾德二年始詔在京建列漢斬口各置權

貨務五年始禁私賣茶從不應為情理重大平興國

二年剛定禁法條貫始立等科罪淳化二年令商賈

就園戶買茶公於官場貼射始行貼射法淳化四年

初行交引罷貼射法西北入粟給交引自通利軍始

是歲罷諸處權貨務尋復依旧至咸平元年茶利錢

以一百三十九萬二千一百一十九貫三百一十九

為額至嘉祐三年凡六十年用此額官本雜費皆

在內中間時有增虧歲入不常咸平五年三司使王

嗣宗始立三分法以十分茶價四分給香藥三分犀

象三分茶引六年又改支六分香藥犀象四分茶引

景德二年許人入中錢帛金銀謂之三說至祥符九

年茶引益輕用知秦列曹瑋說就永興鳳翔以官錢

收買客引以揀引價前此累增加饒錢至天禧二年

鎮戎軍納大麥一斗本價通加饒共支錢一貫二百

五十四乾興元年改三分法支茶引三分東南見錢

二分半香藥四分半天聖元年復行貼射法行之三

年茶利尽故大商官場但得黃脫惡茶乃詔孫奭重

設罷貼射法明年推治元設省吏勾覆官勾獻等皆

決配沙門島元詳定樞密副使張鄧分叅知政事
許公魯肅簡各罰俸一月御史中丞劉筠入內內侍
省副都知周文質西上閤門使蔣昭廓三部副使各
罰銅二十斤前三司使李誥落樞密直學士依旧知
洪州皇祐三年算茶依旧只用見錢至嘉祐四年二
月五日降勅罷茶禁

國朝六權貨務十三山場都賣茶歲一千五十三萬
三千七百四十七斤半祖額錢二百二十五萬四千
四十七貫一十其六權貨務取最中嘉祐六年拖占
茶五百七十三萬六千七百八十六斤半祖額錢一
百九十六萬四千六百四十七貫二百七十八荆南

府祖額錢三十一萬五千一百四十八貫三百七十
五受納潭鼎澧岳岷峽列荆南府片散茶共八十七
萬五千三百五十七斤漢陽軍祖額錢二十一萬八
千三百一十一貫五十一受納鄂列片茶二十三萬
八千三百斤半蘄列蘄口祖額錢三十五萬九千八
百三十九貫八百一十四受納潭建列興國軍片茶
五十萬斤無為軍祖額錢三十四萬八千六百二十
貫四百三十受納潭筠袁池饒建歙江洪列南康興
國軍片散茶共八十四萬二千三百三十三斤真列
祖額錢五十一萬四千二十二貫九百三十二受納
潭袁池饒歙建撫筠宣江吉洪列興國臨江南康軍

片散茶共二百八十五萬六千二百六斤海州祖額
錢三十萬八千七百三貫六百七十六受納睦湖杭
越灑溫務台常明饒歙列片散茶共四十二萬四千
五百九十斤十三山場祖額錢共二十八萬九千三
百九十九貫七百三十二共買茶四百七十九萬六
千九百六十一斤光列光山場買茶三十萬七千二
百十六斤賣錢一萬二千四百五十六貫子安場買
茶二十二萬八千三十斤賣錢一萬三千六百八十
九貫三百四十八商城場買茶四十萬五千五百五十三
斤賣錢二萬七千七十九貫四百四十六壽列床步
場買茶三十三萬一千八百三十三斤賣錢三萬四

千八百一十一貫三百五十霍山場買茶五十三萬
二千三百九十九貫賣錢三萬五千五百九十五貫四百
八十九潤頰場買茶二十六萬九千七十七斤賣錢
一萬七千一百三十貫廬列王同場買茶二十九萬
七千三百二十八斤賣錢一萬四千三百五十七貫
六百四十二黃列麻城場買茶二十八萬四千二百
七十四斤賣錢一萬二千五百四十貫歸列羅源場
買茶一十八萬五千八十二斤賣錢一萬四百六十
九貫七百八十九太湖場買茶八十二萬九千三十
二斤賣錢三萬六千九十六貫六百八十新列洗馬
場買茶四十萬斤賣錢二萬六千三百六十貫王祺

場買茶一十八萬二千二百二十七斤賣錢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三貫九百九十二石橋場買茶五十五萬斤賣錢三萬六千八十貫
發運司歲供京師米以六百萬石為額淮南一百三十萬石江南東路九十九萬一千一百石江南西路一百二十萬八千九百石荆湖南路六十五萬石荆江北路三十五萬石兩浙路一百五十萬石通餘羨歲入六百二十萬石

熙寧中廢併天下列縣迄八年凡廢列軍監三十一
儀滑慈鄭集萬乾倍南儀復蒙春陵憲遼寧會梅漢陽通利寧化光化清平永康荆門廣濟高郵江陰富

順連水宣化廢縣一百二十七晉列城杭列新普列
普磁列德華列南渭德列平陵列籍縣忠列溪亮列鄒
康列信安陝府陝石河中永東巴列其章坊列昇春
廣列四會陝府陝石河中永東巴列其章坊列昇春
列銅堯京大名城永濟莫列豐縣梧列城邛列縣梓列
泰河陽水滄列除饒安融列羅城象列化歸列興汝列
龍懷列武陟道列明慶列華也瀛列東城順安高澶
列血涖列臨洛周丹列汾川潞列城瓊列合火山橫
列未宜列古陽禮丹列汾川潞列城瓊列合火山橫
列化邢列縣平鄉秦列道長義延列林延水太原晉隨
栢知雅列榮經天列保同列陽嘉列羗河南昌陽繼福
員皇雅列榮經天列保同列陽嘉列羗河南昌陽繼福
氏伊濱列安茲列古城成列甫戎列賓綿列昌榮列
縣濱列安茲列古城成列甫戎列賓綿列昌榮列

公
 井寧化寧乾寧真定雲壽荆南建寧辰列麻陽陳
 列南挂列永修仁安列雲柝列襄鈕定門關漢陽漢恩
 列清熙列道河列祀衛列新渝列南錦列城果列流
 利列蜀許列許岢嵐礪蓬列逢山莫列新涪列溫閬
 列晉安復列王潤列延陵

筆談卷第十二

筆談卷第十三

權智

沈括存中

陵州鹽井深五百餘尺皆石也上下甚寬廣獨中間
 稍狹謂之杖鼓甬舊自井底用栢木為榦上出井口
 自木榦垂綆而下方能生水井側設大車絞之歲久
 井榦摧敗屢欲新之而井中陰氣襲人入者輒死無
 緣措手惟候有雨入井則陰氣隨雨而下稍可施工
 雨晴復止後有人以一本盤滿中貯水盤底為小竅
 灑水一如雨點設於井上謂之雨盤今水下終日不
 絕如此數月井榦為之一新而陵井之利復奮

世人以竹木牙骨之類為叫子。置人喉中吹之。能作人言。謂之類叫子。嘗有病瘖者。為人所苦。煩究無以自言。聽訟者。試取叫子。令類之作聲。如傀儡子。粗能辨其一二。其究獲申。此亦可記也。

莊子曰。畜帛者不與全物生物。此為誠言。嘗有人善調山鷓。使之鬪。莫可與敵。人有得其術者。每食則以山鷓皮裹肉。哺之。久之。望見其鷓。則欲搏而食之。此以所養移其性也。

寶元中。党項犯塞。時新募萬勝軍。未習戰陳。遇寇多北。狄青為將。一日。盡取萬勝旗。付帟翼軍。使之出戰。虜望其旗。易之。全軍徑趨。為帟翼所破。殆無遺類。又

青在涇原。嘗以寡當衆。度必以奇勝。預戒軍中。盡捨弓弩。皆執短兵器。令軍中聞鉦一聲。則止。再聲。則嚴陣而陽却。鉦聲止。則大呼而突之。士卒皆如其教。纔遇敵。未接戰。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皆却。虜人大笑。相謂曰。孰謂狄天使勇。時虜人謂青為天使。鉦聲止。忽前突之。虜兵大亂。相蹂踐。死者不可勝計也。

青為樞密副使。宣撫廣西。時儂智高守崑崙關。青至賓州。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燕將佐。次夜。燕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時。青忽稱疾。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諭孫元規。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人勤勞。座客至曉。各未敢退。忽有

馳報者。去是夜三鼓青已棄崑崙矣。

曹南院知鎮戎軍日嘗出戰小捷虜兵引去瑋偵虜兵去已遠乃驅所掠牛羊輜重緩驅而還頗失部伍其下憂之言於瑋曰牛羊無用徒糜軍不若棄之整衆而歸瑋不答使人候虜兵去數十里聞瑋利牛羊而師不整遽還襲之瑋愈緩行得地利處乃止以待之虜軍將至迎使人請之曰蕃軍遠來必甚疲我不欲乘人之怠請休慙士馬少選決戰虜方苦疲其昏攸然嚴軍歇良久瑋又使人諭之歇定可相馳矣於是各鼓軍而進一戰大破虜師遂棄牛羊而還徐謂其下曰吾知虜已疲故為貪利以誘之比其復來幾

行百里矣若乘銳便戰猶有勝負遠行之人若小慙則足痺不能立人氣亦闌吾以此取之

子女人有任術者嘗為延州臨真尉携家出宜秋門是時茶禁甚嚴家人懷越茶數斤稠人中馬驚茶忽墜地其人陽驚回身以鞭指城門鷓尾市人莫測皆隨鞭所指望之茶囊已碎于埃壤矣監司嘗使治地訟其地多山嶮不可登由此數為訟者所欺乃呼訟者告之曰吾不忍盡爾當貫爾半爾所有之地兩畝止供一畝慎不可欺則盡覆入官矣民信之盡其欺所有供半既而指一處覆之文致其參差處責之曰我戒爾無得欺何為見負今盡入爾困矣凡供一畝

者悉作兩畝收之更無一犁得隱者其權敏多此類其為人強毅妖廓亦一時之豪也

王允澤數歲時客有以一鹿一鹿同籠以問粵何者是獐何者為鹿粵實未識良久對曰獐邊者是鹿鹿邊者是獐客大奇之

灤州定遠縣一弓手善用弓遠近皆伏其能有一偷

亦善擊刺常蔑視官軍惟與此弓手不相下曰見必與之決生死一日弓手者因事至村步適值偷在市

飲酒勢不可避遂曳矛而圍觀者如堵墻久之各未能進弓手者忽謂偷曰尉至矣我與爾皆健者汝敢

與我尉馬前決生死乎偷曰諾弓手應聲刺之一舉

而斃蓋乘其隙也又有人曾遇強寇鬪刃方接寇

先含水滿口忽噴其面其人愕然刃已堪肉後有一壯士復與寇遇已先知其噴水之事寇復用之水纔

出口矛已洞頸蓋已陳勿狗其機已泄恃勝失備反受其害

陝西因洪水下大石塞山間中水遂橫流為害石之

大有如屋者人力不能去州縣患之雷簡夫為縣令乃使人各於石下穿一穴度如石大挽石入穴穿之

水患遂息也

熙寧中高麗入貢所經州縣悉要地圖所至皆造送

山川道路形勢險易無不備載至揚州睢州取地圖

是時丞相陳秀公守楊給使者欲盡見兩浙所供圖
倣其規模供造及圖至都聚而焚之具以事聞

狄青成涇原曰嘗與虜戰大勝追奔數里虜忽壅
山踊知其前必遇險士卒皆欲奮擊青遽鳴鉦止之
虜得引去驗其處果臨深澗將佐皆悔不擊青獨曰
不然奔土之虜忽止而拒我安知非謀軍已大勝殘
寇不足利得之無所加重萬一落其術中存土不可
知寧悔不擊不可悔不止青後平嶺寇賊師儂智高
兵敗奔邕州其下皆欲窮其窟穴青亦不從以謂趨
利乘勢入不測之城非大將軍智高因而獲免天下
皆罪青不入邕州脫智高於垂死然青之用兵主勝

而已不求奇功故未嘗大敗計功最多卒為名將譬
如奕碁已勝敵可止矣然猶攻擊不已往往大敗此
青之所戒也臨利而能戒乃青之過人如也

瓦橋關北與遼人為隣素無關河為阻往歲六宅使
何承矩守瓦橋始議因陂澤之地潛水為塞欲自相
視恐其謀泄日會僚佐沉缸置酒賞蓼花作蓼花造
數十篇令座客屬和書以為圖傳至京師人莫喻其
意自此始壅諸淀慶曆中內侍楊懷敏復踵為之至
熙寧中又開徐村柳莊等灤皆以徐鮑沙唐等河叫
猴雞距五眼等泉為之原東合薄施障淇易白等水
并大河於是自保州西北沉遠灤東盡滄州泥枯海

口幾八百里悉為渚潦澗者有及六十里者至今倚
為藩籬或謂侵蝕民田歲失迂粟之入此殊不然深
與滄瀛間惟大河漳沱漳水所淤方為美田淤澱不
至處悉是斥鹵不可種藝異日惟是聚集遊民亂醜
者鹽頗于鹽禁時為寇盜自為渚潦姦鹽遂少而魚
解菰葦之利人亦賴之

浙帥錢鏐時宣州叛卒五千餘人送款錢氏納之以
為腹心時羅隱在其幕下屢諫以謂敵國之人不可
輕信浙帥不聽杭州新治城疊樓櫓其盛浙帥携寮
客觀之隱指却敵佯不曉曰設此何用浙帥曰君豈
不知欲備敵耶隱謬曰審如是何向裏設之浙帥不

大笑曰夫欲拒敵設於內何用對曰以隱所見正當
設于內耳蓋指宣卒將為敵也後浙帥巡衣錦城武
勇指揮使徐綰許再思挾宣卒為亂火青山鎮入攻
中城賴城中有備綰等尋敗焚於覆國

淳化中李繼捧為定難軍節度使陰與其弟繼遷謀
叛朝遣李繼隆率兵討之繼隆馳至克胡度河入
延福縣自鉄茄明夜入綏州謀其所向繼隆欲徑襲
夏州或以謂夏州賊帥所在我兵少恐能克不若不
先據石堡以觀賊勢繼隆以為不然曰我兵既少若
徑入夏州出其不意彼亦未能料我衆寡若先據石
堡衆寡已露豈復能進乃引兵馳入撫寧縣繼捧猶

未知遂進攻夏州。繼捧狼狽出迎，擒之以歸。撫寧曰：治無定，河川中數為虜所危。繼隆乃遷縣於滴水崖，在旧縣之北十餘里，皆石崖峭拔，十餘丈，下臨無水。今謂之囉瓦城者是也。熙寧中，所治撫寧城乃撫寧旧城，有本道圖牒，皆不載。惟李繼隆西征記言之甚詳也。

熙寧中，党項母梁氏引兵犯慶州大順城，慶帥遣別將林廣拒守。虜圍不解，廣使城兵皆以弱弓弩射之。虜度其毅之所及，稍稍近城，乃易強弓勁弩，叢射虜多死，遂相擁而潰。

蘇州至昆山縣九六十里，皆殘水無陸途，民頗病涉。久欲為長堤，但蘇州皆澤國，無處求土。嘉祐中，人有獻計就水中以蘆芻葦為墻，栽兩行，相去三尺，去墻六丈，又為一墻，亦如此，澆水中淤泥實蘆葦中，俟乾則以水車畎去兩墻之間，旧水墻間六丈，皆土，留其半，以為堤脚，掘其半為渠，取土以為堤，每三四里則為一橋，以通南北之水，不日堤成，至今為利。

李允則守雄州北門外，民居極多，城中地窄，欲展北城，而遼人通好，恐其生事，門外旧有東嶽行宮，允則以銀為太香爐，陳於廟中，故不設備。一日，銀爐為盜所攘，乃大出購賞，所在張榜捕賊，甚急，久之不獲，遂聲言廟中屢遭寇，課夫築墻圍之，其實展北城也。不

踰旬而就虜人亦不恠之則今雄州北開城是也大都軍中詐謀未必皆竒策但當時偶能欺敵而成竒功時人有語云用得着敵人休用不着自家著斯言誠然

陳述古密直知連州浦城縣日有人失物捕得莫知的為盜者述古乃給之曰某廟有一鐘能辨盜至靈使人迎置後閤祠之引羣囚立鐘前自陳不為盜者摸之則無聲為盜者摸之則有聲述古自率同職禱鐘其甫祭訖以帷帷之乃陰使人以黑塗鐘良久引囚逐一令引手入帷摸之出乃檢其手皆有黑惟有囚一囚無訊之遂承為盜蓋恐鐘有聲不敢摸也此墨

亦古之法出於小說

熙寧中淮陽界中發汴堤決田汴水暴至堤防頗壞陷將毀人力不可制都水丞侯叔獻時蒞其役相視其上數十里有一古城急葺汴堤注水入古城中下流遂涸急使人治堤陷次日古城中水盈汴流復行而堤陷已完矣徐塞古城所決內外之水平而不流瞬息可塞衆皆伏其機敏

寶元中瑋項犯邊有明珠族首領驍悍最為邊患神世衡為將欲以計擒之聞其好擊鼓乃造一馬持戰鼓以銀裹之極華煥密使諜者陽賣之入明珠族後乃擇驍卒數百人戒之曰凡見負銀鼓自隨者併力

擒之一日羗酋負鼓而出遂為世衡所擒又元昊之
臣野利常為謀主守天都山號天都大王與元昊乳
母白姥有隙歲除日野利引兵巡邊深涉漢境教宿
白姥乘間乃譖其欲叛元昊疑之世衡嘗得蕃酋之
子蘇吃曩厚遇之聞元昊嘗賜野利寶刀而吃曩之
父得幸于野利世衡因使吃曩竊野利刀許之以緣
邊職任錦袍真金帶吃曩得刀以還世衡乃唱言野
利已為白姥諸死設祭境上為祭文叙歲除日相見
之歡入夜乃火烧紙錢川中盡明虜見火光引騎近
邊窺覘乃佯委祭具而銀器九千餘兩悉棄之虜人
爭取器血得元昊所賜刀及灰爐中見祭文已燒盡
但存數十字元昊得之又識其所賜刀遂賜野利死
野利有大功死不以罪自此君臣猜貳以至不能軍
平夏之功世衡計謀居多當時人未甚知之世衡卒
乃錄其功贈觀察使

筆談卷第十四

藝文一

歐陽文忠常愛林逋詩草泥行郭索雲采叫鉤輶之
句文忠以謂語新而屬對親切鉤輶鷓鴣聲也李群
玉詩云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鉤輶格磔聲郭索蟹
行貌也楊雄太玄曰蟹之郭索用心躁也
韓退之集中羅池神碑銘有春與猿吟兮秋與鶴飛
今驗石刻乃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古人多用此格
如楚詞吉日兮辰良又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

將蓋欲相錯成文則語勢矯捷耳如杜子美詩紅飯
啄餘鷺鷥粒碧梧棲老鳳凰枝此亦語反而意字韓
退之雪詩舞鏡鸞窺沼行天馬度橋亦效此体然稍
牽強矣不若前詩之語渾成也

退之城南聯句首句曰竹影金鎖碎所謂金鎖碎者
乃曰光耳非竹影也若題中有曰字則曰竹影金鎖
碎可也

唐人作富貴詩多紀其奉養器服之盛乃貧眼所驚
耳如貫休富貴曲云刻成箏柱鴈相挨此下里鬻鬻彈
者皆有之何足道哉又韋楚老蚊詩云十幅紅綃圍
夜玉十幅紅綃為綢方不及四五尺不知如何伸脚

此所謂不曾近富兒家

詩人以詩主人物故雖小詩莫不延蹂極工而後已
所謂旬鍛月鍊者信非虛言小說崔護題城南詩其
始曰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
何處去桃花依旧笑春風後以其意未完語未工改
第三句曰人面祗今何處在至今所傳此兩本唯本
事詩作祗今何處在唐人詩大率多如此雖有兩
今字不恤也取語意為主耳後人以其有兩今字只
多行前篇

書之闕誤有可見於他書者如詩天天是極後漢蔡
邕傳作天天是加與速速方毅為對又彼岨矣歧有

夷之行。朱淳傳作彼岨者。岐有夷之行。坊記君子之道。磬則坊焉。大戴禮君子之道。磬猶坊焉。夫卦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王輔嗣曰。居德而明。林氏乃以則字為明字也。

音韻之學。自沈約為四聲。及天竺梵學入中國。其術漸密。觀古人諧聲。有不可解者。如玖字。有字多與季字協用。慶字。正字多與章字平。字協用。如詩或群或友。以燕天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授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終三十里。十千維耦。自今而後。歲其君子有穀。貽孫子。陟降左右。令聞不已。膳夫左右。無不能止。魚麗于留。鱣鯉君子有酒。旨且有。如此極多。又如孝

孫有慶萬壽無疆。黍稷梁農夫之慶。惟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則篤其慶。載錫之光。我田既臧。農夫之慶。萬舞洋洋。孝孫有慶。易云。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班固東都賦。欽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長兮。膺天慶。如此亦多。今廣韻中。慶一音卿。然如詩之未見君子。憂心忼病。既見君子。庶幾式臧。誰秉國成。卒勞百姓。我王不寧。覆怨其正。亦是忼正。與寧平協用。不止慶而已。恕別有理也。

小律詩。雖末枝工。之不造微。不足以名家。故唐人皆盡一生之業。為之。至於字皆鍊得之。甚難。但患觀字。

者滅裂則不見其工故不唯為之難知音亦鮮設有
苦心得之者未必為人所知若字字是皆無瑕可指
語意亦按麗但細論無功景意綴完一讀便盡更無
可諷味此類最易為人激賞乃詩之折楊黃華也譬
若三館楷書作字不可謂不精不麗求其佳處到死
無一筆此病最難醫也

王聖美治字學演其義以為右文古之字書皆從左
文允字其類在左其義在右如木類其左皆從木所
謂右文者如彥小也水之小者曰淺金之小者曰錢
反而小者曰殘貝之小者曰賤如此之類皆以彥為
義也王聖美為縣令時尚未知名謁一達官值其方

与容談字學殊不顧聖美聖美竊哂其所論久之忽
顧聖美曰嘗讀孟子否聖美對曰生平愛之但都不
曉其義主人問不曉何義聖美曰從頭不曉主人曰
如何從頭不曉試言之聖美曰孟子曰見梁惠王已
不曉此語達官深訝之曰此有何奧義聖美曰既云
孟子不見諸侯因何見梁惠王其人愕然無對

揚大年因奏事論及比紅兒時大年不能對甚以為
恨遍訪詩比紅兒詩終不可得忽一日見彌南故事者
有一小編偶取視之乃比紅兒詩也自此士大夫始
多傳之予按樵言比紅兒詩乃羅虬所為凡百篇蓋
當時但傳其詩而不載名氏大年亦偶忘按言所載

晚唐士人專以小詩著名而讀書滅裂如白樂天題
座隅詩云俱化為餓殍作字押韻杜牧杜秋娘詩
云厭飲不能飴飴乃錫耳若作飲食當音飲又陸龜
蒙作藥名詩云烏啄蠹根回乃是烏啄非烏啄也又
斷續玉琴哀藥名止有續斷無斷續此類極多如杜
牧何房宮賦誤用龍見而雲事字文時斛斯椿已有
此謬蓋牧未嘗讀周隋書

往歲士人多尚對偶為文穆修張景輩始為平文當
時謂之古文穆張嘗同造朝待且于東華門外方論
文次適見有奔馬踐死一犬二人各記其事以較工
拙穆修曰馬逸有苗犬遇蹄而斃張景曰有大死奔

馬之下時文体新變二人之語皆拙澁當時已謂之
工傳之至今

按史記年表周平王東遷二年魯惠公方即位則春
秋當始惠公捨惠公而始隱故諸儒之論紛然乃春
秋開卷第一件義也惟啖趙正都不解始隱之義學
者常疑之惟於纂例隱公下注八字云惠公二年平
王東遷若爾則春秋自合始隱更無可論此啖趙所
以不論也然與史記不同不知啖趙得於何書又嘗
見士人石端集一紀年書考論諸家年統極為詳密
其叙平王東遷亦在惠公二年予得之甚喜或問石
君石若云出一史傳中遽檢未得終未見的據史記

年表注東遷在平王元年辛未歲本紀中都無說諸侯世家言東遷却盡在庚午歲史記亦自差謬莫知其的

長安慈恩寺塔有唐人盧宗回一詩頗佳唐人詩集中不載今記于此東來曉日上翔鷲西轉倉龍拂露盤渭水冷光搖藻井玉峯晴色墮欄竿九重宮闕參差見百二山河表裏觀暫輟去蓬悲不定一任金界

望長安

古人詩有風定花猶落之句以謂無人能對王荆公以對鳥鳴山更幽鳥鳴山更幽本宋玉籍詩元對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上下句只是一意風定花猶

落鳥鳴山更幽則上句乃靜中有動下句動中有靜荆公始為集句詩多者至百韻皆集合前人之句語意對偶往往親切過於本詩後人稍稍有倣而為者歐陽文忠嘗言曰觀人題壁而可知其文章

毗陵郡士人家有一女姓李氏方年十六歲頗能詩甚有佳句吳人多得之有拾得破鏡詩云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得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又有彈琴詩云昔年剛笑卓文君豈信絲桐解誤身今日未彈心已亂此心元自由人雖有情致乃非女子所宜

筆談卷第十四

筆談卷第十五

藝文二

切韻之學本出于西域漢人訓字止曰讀如某字未
用反切然古語已有二聲合爲一字者如不可爲巨
何不爲蓋如是爲爾而已爲耳之乎爲諸之類以西
域二合之音蓋切字之原也如輒字文從而大亦切
音也殆與聲俱生莫知從來今切韻之法先類其字
各歸其母唇音齒音各八牙音喉音各四舌音十半
齒半舌音二九三十六分爲五音天下之聲總于是

矣。每聲復有四等。謂清、次清、濁、平也。如顛、天、田、年、邦、
降、龐、厖之類是也。皆得之自然，非人為之。如封、帛、字、橫、
調之為五音，幫、當、剛、臧、央是也。幫宮之清，當商之清，剛角之清，臧徵之清，央羽之清。縱調之為四等，幫、滂、傍、滂是也。幫宮之清，滂宮之清，傍宮之清，滂宮之清。就本音本等調之為四聲，幫、滂、傍、滂是也。幫宮之清，滂宮之清，傍宮之清，滂宮之清。如封、峯、逢、止，有三字，邕、肖、止，有兩字，竦、火、欲、以、皆、止，有一字，五音亦然。滂、湯、康、蒼、止，有四字，四聲則有無聲，亦有無字者。如蕭、字、者、字，全韻皆無入聲，此皆聲之類也。所謂切韻者，上字為切，下字為韻，切須歸本母，韻須歸本等，切歸本母，謂之音和。如德、紅、為、東、之類，德與東同一母也。字有重中、重輕、中輕、本等聲，盡汎入別等，謂之類隔。雖隔等，須以其類，謂唇與唇類，齒與齒類，如武、延、為、綿、符、兵、為、平、之類是也。韻啟本等，如冬、與、東、字、母、皆、屬、端、字、冬、乃、端、字、中、第、一、等、聲、故、都、宗、切、宗、字、第、一、木、韻、也。以其故，精、字、故、精、徵、音、第、一、木、聲、東、字、乃、端、字、中、第、三、木、聲、故、德、紅、切、紅、字、第、三、等、韻、也。以其故，匣、字、故、匣、羽、音、第、三、木、聲、又、有、牙、用、借、聲、類、例、頗、多、大、都、自、沈、約、為、四、聲、音、韻、愈、密、然、梵、學、則、有、華、竺、之、異、南、渡、之、後、又、雜、以、吳、音、故、音、韻、厖、駁、師、法、多、門、至、於、所、分、五、音、法、亦、不、一、如、樂、家、所、用、則、隨、律、命、之、本、無、定、音、常、以、濁、者、為、宮、稍、清、為

矣。每聲復有四等。謂清、次清、濁、平也。如顛、天、田、年、邦、
降、龐、厖之類是也。皆得之自然，非人為之。如封、帛、字、橫、
調之為五音，幫、當、剛、臧、央是也。幫宮之清，當商之清，剛角之清，臧徵之清，央羽之清。縱調之為四等，幫、滂、傍、滂是也。幫宮之清，滂宮之清，傍宮之清，滂宮之清。就本音本等調之為四聲，幫、滂、傍、滂是也。幫宮之清，滂宮之清，傍宮之清，滂宮之清。如封、峯、逢、止，有三字，邕、肖、止，有兩字，竦、火、欲、以、皆、止，有一字，五音亦然。滂、湯、康、蒼、止，有四字，四聲則有無聲，亦有無字者。如蕭、字、者、字，全韻皆無入聲，此皆聲之類也。所謂切韻者，上字為切，下字為韻，切須歸本母，韻須歸本等，切歸本母，謂之音和。如德、紅、為、東、之類，德與東同一母也。字有重中、重輕、中輕、本等聲，盡汎入別等，謂之類隔。雖隔等，須以其類，謂唇與唇類，齒與齒類，如武、延、為、綿、符、兵、為、平、之類是也。韻啟本等，如冬、與、東、字、母、皆、屬、端、字、冬、乃、端、字、中、第、一、等、聲、故、都、宗、切、宗、字、第、一、木、韻、也。以其故，精、字、故、精、徵、音、第、一、木、聲、東、字、乃、端、字、中、第、三、木、聲、故、德、紅、切、紅、字、第、三、等、韻、也。以其故，匣、字、故、匣、羽、音、第、三、木、聲、又、有、牙、用、借、聲、類、例、頗、多、大、都、自、沈、約、為、四、聲、音、韻、愈、密、然、梵、學、則、有、華、竺、之、異、南、渡、之、後、又、雜、以、吳、音、故、音、韻、厖、駁、師、法、多、門、至、於、所、分、五、音、法、亦、不、一、如、樂、家、所、用、則、隨、律、命、之、本、無、定、音、常、以、濁、者、為、宮、稍、清、為

商最清為角清濁不常為徵羽切韻家則定以唇齒
牙舌喉為宮商角徵羽其間又有半徵半商者如來
日二字是也皆不論清濁五行家則以韻清濁參類
配今五姓是也梵學則喉牙齒舌唇之外又有折攝
二声折聲自臍輪起至唇上發如舛字浮金之類是
也攝字鼻音如歆字鼻中發之是也字母則有四十
二日阿多波者那囉拖婆瑟沙嘑哆也瑟吒合二迦娑
麼伽他社鎖呼拖前一拖輕呼此一拖重呼奢佉又合二娑多合二壤
曷擢多合三婆聲上車娑麼合二綰伽上叱拏娑頗合二娑迦
二也娑合二室者合二佉為法不同各有理致雖先王
所不言然不害有此理歷世浸久學者深自當造日

微耳

幽州僧行均集佛書中字為切韻訓詁九十六萬字
分四卷號龍龜手鏡燕僧智光為之序其有詞釋契
丹重熙二年集契丹書禁甚嚴傳入中國者法皆死
熙寧中有人自虜中得之入傳欽之家蒲傳正師淵
西取以鏤板其序末曰云重熙二年五月序蒲公削
去之觀其字音韻次序皆有理法後世殆不以其為
熱人也
古人文章自應律度未以音韻為主自沈約增崇韻
學其論文則曰欲使宮羽相變低昂殊節若前有浮
声則後須切響音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

犯

悉更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自後浮巧之語体制漸多
如傍蹉對蹉音千假對双声疊韻之類詩又有正格
偏格類例極多故有三十四格十九圖四声八病之
類今略舉數事如徐陵云陪遊駁驄織罽於結風
長樂駕鸞奏新声於度曲又云厭長樂之踈鍾勞中
宮之緩箭雖兩長樂意義不同不為重複此類為傍
犯如九歌蕙殺蒸芳蘭籍奠桂酒兮椒漿當曰蒸蕙
看對奠桂酒今倒用之謂之蹉對如自朱耶之狼狽
致赤子之流離不唯赤對朱耶對子無狼狽流離乃
獸名對鳥名又如厨人貝雞黍稚子摘楊梅以雞對
楊如此之類皆為假對如幾家村草裏吹唱隔江聞

幾家村草對吹唱隔江皆双声如月影侵簷冷江光
逼履清侵簷逼履皆疊韻詩第二字側入謂之正格
如鳳曆軒轅紀龍飛四十春之類第二字平入謂之
偏格如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之類唐名賢輩詩
多用正格如杜甫律詩用偏格者十無一二
文潞公保洛日年七十八同時有中散大夫程珣朝
議大夫司馬且司封郎中致肅杜汝言皆年七十八
嘗為同甲會各賦詩一首潞公詩曰四人三百十二
歲况是同生丙午年招得梁園為賦客合成商嶺採
芝仙清談疊疊風盈席素髮飄雪滿肩此會從來飄
誠未有洛中應作畫圖傳

晚唐五代間士人作賦用事亦有甚工者如江文蔚
天由賦一竅初啓如鑿開混沌之時兩瓦航飛類化
作鴛鴦之後又土牛賦飲渚俄臨訝盟津之捧塞度
開儻許疑函谷之九封

河中府鶴雀樓三層前瞻中條下瞰大河唐人留詩
者甚多惟李益王文裏暢諸三篇能狀其景李益詩
曰鶴雀樓西百尺墻汀州雲樹共茫茫漢家蕭鼓隨
流水魏國山河半夕陽事去千年猶恨速愁來一日
即知長風煙併在思故處遠目非春亦自傷王文裏
詩曰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
層樓暢諸詩曰迥臨飛鳥上高出世坐間天勢圍平

野河流入斷山

慶曆中予在金陵有饗人以一方石鎮由視之若有
镌刻試取石洗濯乃宋海陵王墓銘謝朓撰并書其
字如鍾繇極可愛予携之十餘年文思副使夏元昭
借去遂託以墜水今不知落何處此銘朓集中不載
今錄于此中樞誕聖膺曆受命於穆二祖天臨海鏡
顯允世宗溫文著性三善有聲四國無競嗣德方表
時惟介弟景祚云及多難攸啓載驟犇軫高闕代底
庶辟欣欣威儀濟濟亦既負宸言觀帝則正位恭己
臨朝淵嘿虔思寶構負荷非克敬順天人高遜明德
西光已謝東蕝又良龍靈夕儼葆稅晨銜風搖草色

日照松光春秋非我晚夜何長

棗與棘相類皆有棘刺棗獨生高而少橫枝棘列生痺而成林以此為別其文皆從東音刺木芒刺也東而相戴立生者棗也東而相比橫生者棘也不識二物者觀文可辨

金陵人胡恢博物強記善篆隸臧否人物坐法失官十餘年潦倒貧困赴選集于京師是時韓魏公當國恢獻小詩自達其一聯曰建業開山千里遠長安風雪一家寒魏公深憐之令篆大學石經因此得復官任華州推官而卒

熙寧六年有司言曰當蝕四月朔上為徹膳避正殿

一夕微雨明日不見日蝕百官入賀是日有皇子之

慶葵子正為樞密副使獻詩一首前四句曰昨夜薰風入舜韶君王未御正衙朝陽輝已得前星助陰沴潛隨夜雨消其叙四月一日避殿皇子慶誕雲陰不見日蝕四句盡之當時無能過之者

歐陽文忠好推挽後學王向少時為三班奉職句當滁州一鎮時文忠守滁州有書生為學子不行束脩自往詣之學子閉門不接書生訟于向向判其牒曰札聞來學子不聞往教先生既已自屈弟子寧不少高蓋二物以叔威豈兩辭而造獄書生不直向判往持牒以見歐公公一閱大稱其才遂為之舉將大進成延

就美名卒為聞人

筆談卷第十六

藝文三

士人刘克博觀異書杜甫詩有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世之說者皆謂夔峽間至今有鬼戶乃夷人也其主謂之鬼主然不聞有烏鬼之說又鬼戶者夷人所稱又非人家所養克乃按夔州圖經稱峽中人謂鷓鴣為烏鬼蜀人臨水居者皆養鷓鴣緇繫其頸使

之捕魚得魚則倒提出之至今如此予在蜀中見人家養鷓鴣使捕魚信然但不知謂之烏鬼耳

和魯公有艷詞一編名香奩集疑後貴乃嫁其名為韓偓今世傳韓偓香奩集乃疑所為也疑生平著述分為演綸遊藝者悌疑獄香奩篋六集自為遊藝集序云予有香奩篋全二集不行於世疑在政府避議論諱其名又欲後人知故於遊藝集序實之此疑之意也予在秀州其曾孫和惇家藏諸書皆用魯公旧物末有印記甚完

蜀人魏野隱居不仕善為詩以詩著名上居陝州東門之內有陝州平陸縣詩云寒食花藏縣重陽菊

遶灣一聲難岸櫓數點別州山最為敬言向所居頗蕭
灑當世顯人多与之遊寇忠愍尤愛之嘗有贈忠愍
詩云好向上天辭富貴却來平地作神仙後忠愍鎮
北都召野置門下北都有妓女美色而舉止生梗士
人謂之生張八因府會忠愍吟詩于野野贈之詩
曰君為北道生張八我是西州蜀魏三莫恠樽前無
笑語半生半熟未相諳吳正憲憶陝郊詩云南廓迎
天使東郊認勳隱人勳野也野死有子閑亦有詩
名今尚居陝中 卷末

筆談卷第十七

沈括 存中

書畫

藏書畫者多取空名偶傳為鍾王顧陸之筆見者爭
售此所謂耳鑒又有觀畫而以手摸之相傳以謂色
不隱指者為佳畫此又在耳鑑之下謂之揣骨聽聲
歐陽公嘗得一古畫牡丹叢其下有一猫未知其精
粗丞相正肅吳公與歐公姻家一見曰此正午時牡
丹也何以明之其花披哆而色燥此日中時花也猫
眼黑睛如線此正午猫眼也有帶露花則房斂而色
澤猫眼早暮則睛圓日漸狹長正午則如一線耳

此亦善求古人之意也

相國寺舊畫屏乃高益之筆有畫衆工奏樂一堵最有意人多病擁琵琶者誤撥下絃衆管皆發四字琵琶四字在上絃此撥乃掩下絃誤也予以謂非誤也蓋管以發指為聲琵琶以撥過為聲此撥掩下絃則聲在上絃也蓋之布置尚能如此其心匠可知也

書畫之妙當以神會難可以形器求也世之觀畫者多能指摘其間形象位置彩色瑕疵而已至於奧理冥造者罕見其人如彦遠畫評言王維畫物多不問四時如畫花往往以桃杏芙蓉蓮花同畫一景予家笑所藏摩詰畫袁安卧雪面有雪中芭蕉此乃得心應

芙蓉

手意到便成故其理入神迥得天意此難可與俗人論也謝赫云衛協之畫雖不該備形妙而有氣韻凌跨羣雄曠代絕筆又歐文忠盤車面詩云古畫畫意不畫形梅詩詠物無隱情忘形得意知者寘不若見詩如見畫此真為識畫也

窮

王仲至閔吾家畫最愛王維畫黃梅出山面蓋其所畜黃梅曹溪二人氣韻神檢皆如其為人讀二人事跡還觀所畫可以想見其人

國史譜言客有以按樂面示王維曰此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此好奇者為之凡畫奏樂止能畫一聲不過金石管絃同用一字耳

何由無此聲。豈獨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或疑舞節及佗舉動拍法中別有奇聲可驗。此亦不然。霓裳曲凡十三疊。前六疊無拍。至第七疊方謂之疊遍。自此始有拍而樂作。故白樂天詩云。中序聲騁初入拍。中序即第七疊也。第三疊安得有拍。但言第三疊第一拍。即知其妄也。或說嘗有人觀畫彈琴。面曰。此彈廣陵散也。此或可信。廣陵散中有數聲。佗曲皆無。如潑擺聲之類是也。畫牛虎皆畫毛。惟

馬不畫。予嘗以問畫工。工言馬毛

細不可畫。予難之曰。鼠毛更細。何故却畫。工不能對。大凡畫其大不過盈尺。此乃以大為小。所以毛細馬

而不可畫。鼠乃如其大。自當畫毛。然牛虎亦是以大為小。理亦不應見毛。但牛虎深毛。馬淺毛。理須有別。故名輩為小牛小虎。雖畫毛。但畧拂拭而已。若務詳密。鬣成冗長。約畧拂拭。自有神觀。迥然生動。難可與俗人論也。若畫馬如牛馬之大者。理當畫毛。蓋見小馬無毛。遂亦不瀉。此庸人襲跡。非與論理也。又李可成畫山上亭館及樓塔之類。皆仰畫飛簷。其說以謂自下望上。如人平地望塔。簷間見其榱桷。此論也。大都山水之法。蓋以大觀小。如人觀假山耳。若同真山之法。以下望上。只合見一重山。豈可重重悉見。兼不應見其巉谷間事。又如屋舍。亦不應見中庭及後巷。

中事若人在東立則山西便合是遠境人在西立則
山東却合是遠境似此如何成畫李君蓋不知以大
觀小之法其間折高折遠自有妙理豈在掀屋角也
畫工畫佛身光有遍圓如扇者身側則光亦側此大
謬也渠但見雕木佛耳不知此光常圓也又有畫行
佛光尾向後謂之順風光此亦謬也佛光乃定果之
光雖劫風不可動豈常風能搖哉古文己字從一從
亡此乃通貫天地人與王字義同中則為王或左或
右則為己僧肇曰會萬物為一己者其惟聖人乎子
曰下學而上達人不能至于此皆自成之也得己之
全者如此

度支負外郎宋迪工畫尤善為平遠山水其得意者
有平沙鴈落遠浦帆收山市晴嵐江天暮雪洞庭
秋月蒲湘夜雨烟寺晚鐘漁村落照謂之八景好
事者多傳之往歲小窰村陳陳用之善畫迪見其
畫山水謂用之曰汝畫信工但少天趣用之深伏其
言曰常患其不及古人者正在於此迪曰此不難耳
汝先當求一敗墻張絹素訖倚之敗墻之上朝夕觀
之觀之既久備素見敗墻之土高平曲折皆成山水
之象心存目想高者為山下者為水坎者為谷缺者
為澗顯者為近晦者為遠神領意造恍然見其有人
禽草木飛動往來之象了然在目則隨意命筆默以

神會自然境皆天就。不類人為。是謂活筆。用之自此。畫格進。

古文自變隸其法已錯亂。後轉為楷字。益訛舛殆不可考。如言有口為吳。無口為天。按字書吳字本從口從矢。音非天字也。此固近世謬從楷法言之。至如兩漢篆文尚未廢。亦有可疑者。如漢武帝以隱語白東方朔云。先生來來。解云。來來。棗也。按棗字音東。不從來。此或是後人所傳。非當時語。如卯金刀為劉。負泉為白水真人。此則出於緯書。乃漢人之語。按劉字音從卯。從金。如柳。留皆從卯。非卯字也。負從貝。亦非一法。不知緣何如此。字書與本史所記必有一誤也。

齊當作蠹
蠹通書見
書史會要

唐韓偓為詩極清麗。有手寫詩百餘篇。在其四世孫奕慶。偓天復中避地泉州之南安縣。子孫遂家焉。慶曆中。予過南安。見奕出其手集字。極淳勁可愛。後數年。奕詣闕獻之以忠臣之後。得司士叅軍。終于殿中丞。又予在京師。見偓送聖光上人詩。亦墨跡也。與此無異。江南徐鉉善小篆。映日視之。畫之中心有一縷濃墨。正當其中。至于屈折處。亦當中。無有偏側處。乃筆鋒直下。不倒側。故鉉常在畫中。此用筆之法也。鉉嘗自謂。吾晚年始得蠹通之法。凡小篆喜瘦而長。蠹通之法。非老筆不能也。

名畫錄。吳道子嘗畫佛。留其圓光。當大會中。對萬眾。

舉手一揮圓中運規觀者莫不驚呼畫家為之自有法但以肩倚壁畫臂揮之自然中規其筆畫之細則以一指拒壁以為難自然均勻此無足奇道子妙處不在於此徒敬馬俗眼耳

晉宋人墨迹多是序喪問疾書簡唐五觀中購求前世墨跡甚嚴非予喪問疾書跡皆入內府士大夫家所存皆當日朝廷所不取者所以流傳至今

鯉魚當脇一行三十六鱗鱗有黑文如十字故謂之鯉文從魚里者三百六十也然井田法印以旦百步為一里恐四代之法容有不相籠者

國初江南布衣徐熙偽蜀翰林待詔黃筌皆以善畫

著名尤長於畫花竹蜀平黃筌并二子居寶居實弟惟亮皆隸翰林畫院擅名一時其後江南平徐熙至京師送畫畫院品其畫格諸黃畫花妙在賦色用筆極新細殆不見墨跡但以輕色深成謂之寫生徐熙以墨筆畫之殊草草畧施丹粉而已神氣迥出別有生動之意故惡其軋已言其畫麗惡不入格罷之熙之子乃効諸黃之格更不用墨筆直以彩色畵之謂之沒骨畵工與諸黃不相下筌等不復能瑕疵遂得畫院品然其氣韻皆不及熙遠甚

予從子遼喜學書嘗論曰書之神韻雖得之於心然法度必資講學常思世之作字分制無法凡字有兩

字三四字合為一字者須字字可折善筆畫多實相
近者須令大小均停所謂筆畫相近如殺字乃四字
合為一當使又木几又四者大小皆均如未字乃二
字合當使上與小二者大小長短皆均善筆畫多實
相遠即不可強牽使停實左則取上齊實右則
取下齊如從口從金此多實不同也唵即取上齊如
則取下齊如從未從又及從口從胃二字合者多實
不同則叔當取下齊喟當取上齊如此之類不可不
知又曰揮筆之時常使意在筆前此古人良法也
王羲之書舊傳唯樂毅論乃羲之親書于石其他皆
紙素所傳唐太宗哀聚二王墨跡惟樂毅論石本其

後隨太宗入昭陵朱梁時耀州節度使溫韜焚昭陵
得之復傳人間或曰公主以偽本易之尤不曾入境
本朝入高紳學士家皇祐中紳之子高安世為錢塘
主簿樂毅論在其家予嘗見之時石已破缺未後獨
有一海字者是也其家後十餘年安世在蘇州石已
破為數片以鉄束之後安世死石不知所在或云蘇
州一富家得之亦不復見今傳樂毅論皆摹本也筆
畫無復昔之清勁羲之小楷字於此殆絕遺教經之
類皆非其比也

王鉞據陝州集天下良工畫壽聖寺壁為一時妙絕
畫工凡十八人皆殺之同為一坎瘞于寺西廂使天

天下不復有此筆其不道如此至今尚有十堵餘其
間西廊近佛舍利東院佛母壁最奇妙神彩昏欲飛
動又有鬼母瘦佛二壁差次其餘亦不甚過人
江南中主時有北苑使董源善畫云工秋嵐遠景多
寫江南真山不為奇峭之筆其後建業僧巨然祖述
源法皆臻妙理大体源及巨然畫筆皆宜遠觀其用
筆其草草近視之幾不類物象遠觀則景物粲然幽
情遠思如觀異境如源畫落墨近視無功遠觀村照
落墨自然深遠悉是晚景遠峯之頂宛有返照之色此
妙處也

筆談卷第十七

筆談卷第十八

沈括 存中

技藝

賈魏公為相日有方士姓許對人未常稱名無貴賤
皆稱我時人謂之許我言談頗有可採然傲誕視公
卿蔑如也公欲見使人邀召數四卒不至又使門人
苦邀致之許騎驢徑欲造丞相廳事門吏止之不可
吏曰此丞相廳門雖丞相亦須下許曰我無所求於
丞相丞相召我來若如此但須我去耳不下驢而去
門吏急追之不還以白丞相魏公又使人謝而召之
終不至公嘆曰許市井人耳唯其無所求於人尚不

可以勢屈况其以道義自任者乎

樞舍之法 謂之木經或云喻皓所撰凡屋

有三分去聲自梁以上為上分地以上為中分階為下

分凡梁長幾何則配極幾何以為榱等如梁長八尺

配極三尺五寸則廳法堂也此謂之上分楹若干尺

則配堂基若干尺以為榱等若楹一丈一尺則階基

四尺五寸之類以至承拱榱楠皆有定法謂之中分

階級有峻平慢三等宮中則以御輦為法凡自下而

登前竿垂畫屏後竿展畫屏為峻道荷輦十二人前

二人曰前條又次日日前為後二人曰後脇又後曰後條未後曰後鞞輦前隊長一人曰傳唱後一人曰報

賽前竿平時後竿平肩為慢道前竿垂竿後竿平肩

為平道此之謂下分其書三卷近世土木之工亦為

嚴善舊木經多不用未有人重為之亦良工之一業也

審方面勢覆量高深遠近筭家謂之重術重文象

形如繩木所用墨斗也求星辰之行步氣朔消長謂

之綴術謂不可以形察但以筭教綴之而已北齊祖

直有綴術二卷

筭術求積尺之法如芻萌芻童方池冢谷塹堵壘臚

圓錐陽馬之類物形備矣獨有未隙積一術古法凡

筭方積之物有立方謂六幕皆方者其法拜自乘則

得之有塹堵謂如土階者兩過殺兩頭齊其法併上

下廣折半以為之廣以直高乘之又以直高為句以

上廣減下廣餘者為股句股乘弦以為斜高有芻童
謂如覆斗者四面皆殺其法倍上長加入下長以上
廣乘之倍下長加入上長以下廣乘之併二位法以
高乘之六而二隙積者謂積之有隙者如累其層壇
及酒家積壘之類雖似覆斗四面皆殺緣有刻缺及
虛隙之処用芻童法求之常失於數少多思而得之
用芻童法為上行下行別例下廣以上廣減之餘者
以高乘之六而一併入上行假令積壘最上行縱廣
各二壘最下行各十二
也以上廣乘法求之倍上行長得四併入下長得十六
長得四十衣以下廣乘之得三百一十二併二倍得
三百四十四以上廣減之餘二十七百八十四重列下
廣十二以上上廣減之餘十以高乘之得一百一十

併入上行得三千八百九十四六而一得六百四十
九此為壘數也芻童求見實方之積隙積求見合角
不益出履畝之法方圓曲直盡矣未有會圓之術
羨積也凡圓田既能析之須使會之復圓古法惟以中破圓
法析之其失有及三倍者予別為析會之術置圓田
徑半之以為弦又以半徑減去所割數餘者為股各
自乘以股除弦餘者開方除為句倍之為割田之直
徑以所割之數自乘退一位倍之又以圓徑除所得
加入直徑為割田之弧再割亦如之減去已割之數
則再割之數也段今有圓田徑十步欲割二步以半
徑為弦五步自乘得二十五又半
徑減去所割二步餘三步步為股自乘得九用減弦外
有十六開平方除得四步為句倍之為所割直徑以
所割之數二步自乘為四倍之得為八退上一倍為
四又以圓徑除今圓徑十已是盈數死可除只用四

尺加入直徑為所割之弧。凡得直徑八步四尺也。并
割亦依此法。如圖徑二十步求弧數。則當折半乃所
謂以圖徑也。此二類皆造微之術。古書所不到者。漫志
于此。

蹙齟或謂之蹙戎。漢書謂之格五。雖止用數。某共行
一道。亦有能否。徐德占善移。遂至無敵。其法已常有
餘裕。而致敵人於岌。雖知其術。止如是。然卒莫能勝之。
予伯兄善射。自能為弓。其弓有六善。一者往体少而
勁。二者和而有力。三者久射力不屈。四者寒暑力一。
五者絃聲清實。六者一張便正。凡弓往体少則已張
而壽。但患其不勁。欲其勁者。妙在治筋。凡筋生長一
尺。乾則減半。以膠湯濡而梳之。復長一尺。然後用。則

筋力已盡。無復伸弛。又揉其材。令仰。然後傅角與筋。

此兩法所以為筋也。凡弓節短則和而虛。

虛謂挽過
吻則無力

節長則健而柱。

柱謂挽過
吻則木強而不來
節

節得

中則和而有力。仍弦聲清實。凡弓初射與天寒則勁
強而難挽。射久天暑則弱而不勝。矢此膠之為病也。
凡膠欲薄而筋力盡。強弱任筋而不任膠。此所以射
久力不屈。寒暑力一也。弓所以為正者。材也。相材之
法。視其理。其理不因矯揉而直。中繩則張而不跛。此
弓人之所當知也。

小說唐僧一行曾算某局都數。凡若干局。尽之。予嘗
思之。此固易耳。但數多非世間名數。可能言之。今略

舉大數凡方二路用四子可變八千十一局方三路
用九子可變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局方四路用十
六子可變四千三百四萬六千七百二十一局方五
路用二十五子可變八千四百七十二億八千八百
六十萬九千四百四十三局古法十萬為億十億為
萬為億方萬億為兆方萬兆為垓方兆為京方京為
為垓今日以算家數計之方六路用三十六子可
變十五兆九十四萬六千三百五十二億八千二百
三萬一千九百二十六局方七路以上數多無名可
紀盡三百六十一路大約連萬字五十二即是局書
之大數萬字五十二最下方字是萬局第二是萬萬
兆局第三是萬億局第四是一兆局第五是萬
兆局第六是萬兆局第七是垓局第八是
萬垓局第九是萬億萬垓此外無名可紀但五十

二次萬倍乘之即是其法初一路可變三局一黑一
都大數零中數不與

自後不以橫直但增一子即三因之凡三百六十一
增皆三因之即是都局數又法先計循過一行為法

凡十九路得一十億六千二百凡加一行即以法累

乘之乘終十九行亦得上數又法以自法相乘得一
百三

耐五兆八百萬七十一萬七千一百七十四億四千八

八路變得下位副置之以下乘上又以上乘下置為

上位又副置之以下乘上以下乘下加一法亦得上

數有教法可求惟此法最勁捷只五次乘便盡
百六十一路千變

萬化不出此數其之局盡矣

西京雜記云漢元帝好蹴鞠以蹴鞠為勞求相類而

不勞者遂為彈碁之戲予觀彈碁絕不類蹴鞠頗與
擊鞠相近疑是傳寫誤耳唐薛嵩好蹴鞠劉餗勸止
曰為樂甚衆何必乘危邀頃刻之歡此亦擊鞠唐書
誤述為蹴鞠彈碁今人罕為之有譜一卷盡唐人所
為其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盂其巔為小壺四角微
隆起今大名開元寺佛殿上有一石局亦當時物也
李商隱詩曰玉作彈碁局中心最不平謂其中高也
白樂天詩彈碁局上事最妙是長斜長斜謂斜角斜
彈一裁過半局今譜中具有此法柳子厚叙碁用二
十四碁者即此戲也漢書注云兩人對局白黑子各
六枚與子厚所記而小異如奕碁古局用十七道合

二百八十九道黑白碁各百五十亦與後世法不同
算術多門如求一上驅搭因重因之類皆不難乘除
惟增成一法稍異其術都不用乘除但補虧就盈而
已假如欲九除者增一便是八除者增二便是但一
位一因之若位数少則頗簡捷位数多則愈繁不若
乘除之有常然算術不患多學見簡即用見繁即變
不膠一法乃為通術也

板印書籍唐人尚未盛為之自馮瀛王始印五經已
後典籍皆為板本慶曆中有布衣畢昇又為活板其
法用膠泥刻字薄如錢唇每字為一印火燒令堅先
設一鐵板其上以松脂臘和紙灰之類冒之欲印則

以一鐵範置鐵板上乃密布字印滿鐵範為一板持就火煬之藥稍鎔則以一平板按其面則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為簡易若印數十百本則極為神速常作二鐵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總畢則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數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餘印以備一板內有重複者不用則以紙貼之每韻為一貼木格貯之有奇字素無備者旋刻之以草火燒瞬息可成不以木為之者木理有疎密沾水則高下不平兼與藥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訖再火令藥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活昇死其印為予群從所得至今保藏

淮南人衛朴精於曆術一行之流也春秋日蝕三十六諸曆通驗密者不過得二十六七惟一行得二十七朴乃得三十五惟莊公十八年一蝕今古筭皆不入蝕法疑前史誤耳自夏仲康五年癸巳歲至熙寧六年癸丑凡三千二百一年書傳所載日食凡四百七十五衆曆考驗雖各有得失而朴所得為多朴能不用筭推古今日月蝕但口誦乘除不差一筭凡大曆悉是筭數令人就耳一讀即能暗誦傍通曆則縱橫誦之嘗令人寫歷書寫訖令附耳讀之有差一筭者讀至其處則曰此誤某字其精如此大乘除皆不下照位運筭如飛人眼不能逐人有故移其一筭者

朴自上至下手循一遍至移筭處則橫正而去照寧
中橫奉元曆以無候簿未能及其術自言得六七而
已然已密於他曆

醫曾用艾一灼謂之一壯者以壯人為法也其言若干
壯人當依此數老幼羸弱量力減之

四人分曹共圍碁者有術可令必勝以我曹不能者
立于彼曹能者之上令但求急先攻其必應則彼曹
能者為其所制不暇恤局則常以我曹能者當彼不
能者此虞鄉圍馬術也

西戎用羊卜謂之跋焦卜師謂之厮瓦必定以艾灼

羊髀骨視其兆之謂死跋焦其法兆之上為神明近

脊處為坐位坐位者主位也近傍處為客位蓋西戎
之俗所居正寢常留中一間以奉鬼神不敢居之謂
之神明主人乃坐其傍以此占主客勝負又有先呪
粟以食羊羊食其粟則自搖其首乃殺羊視其五藏
謂之生跋焦其言極有驗委細之事皆能言之生跋
焦土人尤神之

錢氏起兩泚時於杭州梵天寺達一木塔方兩三級
錢帥登之患其塔動匠師云未希丸上輕故如此乃
以丸希之而動如初無可奈何密使其妻見喻皓之
妻賂以金釵向塔動之因皓笑曰此易耳但逐層布
板訖便實釘之則不動矣匠師如其言塔遂定蓋釘

板上下弥束六幕相聯如胫篋人履其板六幕相持
自不能動人皆伏其精練

醫者所論人鬢髮眉雖皆毛類而所主五藏各異故
有老而鬢白眉髮不白者或髮白而鬢眉不白者臟
氣有所偏故也大率髮屬於心稟火氣故上生鬢屬
腎稟水氣故下生眉屬肝故側生男子腎氣外行上
為鬢下為勢故女子官人無勢則亦無鬢而眉髮無
異於男子則知不屬腎也醫之為術苟非得之於心
而恃書以為用者未見能臻其妙如木能動鍾乳按
乳石論曰服鍾乳當終身忌木五石諸散用鍾乳為
主復用木理極相反不知何謂予以問老醫皆莫能

言其義按乳石論云石性雖溫而体本冷重必待其
相蒸薄然後發如此則服石多者勢自能相蒸若更
以藥觸之其發必甚五石散雜以衆藥用石殊少勢
不能蒸須藉外物激之令發耳如火少必因風氣所
鼓而後發火盛則鼓之反為害此自然之理也故孫
思邈云五石散大猛毒寧食野葛不服五石遇此方
即須焚之勿為含生之害又曰人不服石度事不佳
石在身中萬事休泰惟不可服五石散以五石散
聚其所惡激而問之其發暴故也古人如方大休如
此非此書所能盡也况方書仍多偽雜如神農本草
最為舊書其間差殊尤多醫固不可以不知也予一族

子舊服苦藥醫鄭叔能見之云苦藥不可久服多令人暴死後族子果無疾而卒又序姻家朝士張子通之妻因病腦風服苦藥其久亦一旦暴亡皆了目見者又予嘗苦曹重爰坐則旅拒十餘步然後能行有一將佐見予曰得無用苦參潔齒不字時以病齒用苦參數年矣曰此病由也苦參入齒其氣傷腎能使入腰重後有太常少卿舒昭亮用苦參楷齒歲之亦病腰自後悉不用苦參腰疾皆愈此皆方書曰不載者世之摹字者多為筆勢牽制矣其旧跡須當橫摹之他然不問其點畫惟曰跡是循然後盡其妙也
古人以散筆作隸書謂之散隸近歲蔡君謨又以散

筆作草書謂之散草或曰飛草其法皆生於飛白亦自成一家

四明僧奉真良醫也天章閣待制許元為江淮菽運使奏課于京師方欲入對而其子疾亟瞑而不食悞悞欲逾宿矣使奉真視之曰脾已絕不可治死在明日元曰觀其疾勢固知其不可救今方有事須陞對能延數日之期否奉真曰如此似可諸臟皆已衰唯肝臟獨過脾為肝所勝其氣先絕一臟絕則死若急瀉肝氣令肝氣衰則脾少緩可延三日過此無術也乃投藥至晚乃能張目稍稍復嘔粥明日漸蘇而能食元甚喜奉真笑曰此不足喜肝氣暫舒耳無能為

